

金善卿营救庄子和他的事情有眉目了



龙一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贫富贵贱各不相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于是,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

上期回顾

金善卿为铁血团进了一批武器,不料武器被海关扣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善卿和铁血团的重要人物子和见了一面。庄子和柔中带硬地警告金善卿。一定要把武器弄回来。谈完话,庄子和离开后,就被人绑架了。金善卿明白,这回自己是说不清了。

历史风云

镇反干部:是不是你出卖的庄子和?

金善卿:这是天大的冤枉。我是来支持他们革命的,怎么会出卖他们?

镇反干部:就你所知,庄子和为什么会被捕?

金善卿:您年纪虽然比我小很多,但也一定是个老革命了,您应该知道,革命这东西,反动派盯得有多紧。庄子和在本市活动了那么多年,哪有不露出个蛛丝马迹的。

镇反干部:但是,你给革命者丢失了那批军火,这是事实吧?

金善卿:军火并没有丢,只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那批军火跟庄子和没有关系了。庄子和自己也清楚,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他已经没有能力在北方搞大规模的起义了。

金善卿去拜访直隶总督府的左师爷

救出庄子和比捞军火要紧迫得多,巡警道帮办兼探访局总办杨义德是个出名的“快手”,抓住革命党人,不出三天,必定处决。到时庄子和的铁血团必定会阴魂不散地缠住他,金善卿对自己说。

当金善卿来拜访时,直隶总督府的总文案,左莲舫左师爷捧着个即将完工的雕花鸟笼,苦于没有好的钻眼工具,正在着急。其实他也知道,让他着急的不是鸟笼上的小孔,而是宣统皇上逊位了。他真想找人吐吐苦水,最好是官场以外的闲人,免得传出闲话。

金善卿进门来,照着后辈的礼节请了个双安,动作漂亮得很,同时,双手递上他家中一位世谊的伯父写的亲笔信。“请宽衣,升炕。”这句客

气话,是看在那封信的面上。“世兄高就?”

金善卿没有蠢到真的坐到炕上去,还没到那交情,也不合官场规矩。他捡了把靠近左莲舫的椅子,欠着身子,只半个屁股挨着椅子,守着晚辈的礼节。“晚辈在恒昌洋行华账房做事,您多照应。”

“恒昌洋行我知道,德国人开的。你们那里卖的小刀、剪子、钳子什么的,都非常好使,比美国工具地道。”左莲舫很健谈的样子,让金善卿大感意外。结交这样的人,他最擅长,他怕的是那种只是低头想心事,一言也不轻发的人。

“您的眼力真高。在官场上,很少有人像您这样贤达,注意这种实用的事情,其实,如今我们要想赶上列强的国力,最重要的就是从小处入手,不知是不是这话。”金善卿心下窃喜。这话头一开,正好应了他下边要做的题目。他在左师爷的书童身上花的那两块洋钱,不冤枉。

“就是这话。”左莲舫自认为是大清官场上的“时新人物”,对待新事物,比那些颟顸糊涂,只知道搂钱的官员强百倍。一高兴,他拉开山膀,来了句京戏道白:“看将起来,你倒是个人物哇。”

金善卿在该当叫好的地方,脸上应时当地堆满了笑容。

“你来看看这东西。”左莲舫拿过来那只鸟笼,指点道:“一个国家,就当像这个鸟笼一样,四梁八柱,一样不少。更重要的,是用的材料不能将就,要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都是些糟烂木头,就像大清国一样,早晚保不住。眼下督抚不说,司道州县,有几个人肯花上哪怕一丁点心思,关心些时务?没

有。”“晚辈早听人说,莲公是北洋办交涉的第一人,为国争回来不少的利权。”这也不全是恭维,直隶总督与洋人的联系,确多由他经手。

“职责所在,分所当为,说不上是什么本事。”左莲舫觉得眼前这个小伙子很识窍,言语有味道。

“我听说,前些年三岔河口裁弯取直,是您的谋划?那可是袁宫保在本地的一大德政。”这也是事实,只不过讲出来的方式不同。

左莲舫不禁掀髯大笑,把一早晨的闷气都发出去了。“请升炕,换好龙井。”

金善卿瞅准了左莲舫的软处

打开木箱,金善卿从里边提出来一只长方形小铁匣,精巧闪亮的铜包角、铜提手,匣身烤了一层精致的绿漆。打开顶端的活门,里边像百宝箱一般,分门别类地放置着各种小型木工工具。这是欧洲各国近来流行的一种玩物,专供有钱、手巧的成年人消遣用。左莲舫拿起一把手摇钻,摇了几下,齿轮轻快得很。金善卿适时地取出一只小木匣,十几种型号的钻头,最细的如同缝衣针,像珠宝一般卧在丝绒槽内。

“天下竟然还有这般精致东西!”左莲舫两眼放光,立时动手装上钻头,便要往鸟笼上打眼。他突然又停住了,“你老弟花那么深的心思,送这个东西来,怕是有事要我办吧?”

“要说有什么事么?是这样,皇上退位了,我们做洋生意的对官场隔膜得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所以,非常想听听您老的见解,为学生指点迷津。”

“好哇!我正想找人聊聊。你不是刚从南边来么?也给我讲些南边的情况。”左莲舫放下鸟笼,拉着金善卿便上了烟榻。十三个烟泡吸完了,左莲舫就着小茶壶啜了口茶,说:“吸烟这东西,没学会最好。它最容易让人变懒,若不是这口烟,我也不出来干这个。”

“莲公是翰林清贵,日后必有一番事业可为。只是眼下的时局……”

“时局不好说。和谈是谈成了,一南一北两个政府,不好办。孙文在南京不是放出话来,袁宫保要想做这个临时大总统,就得去南京就职。那时候,人在矮檐下,不可为呀!不过,袁宫保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不会把自己弄到这种境地,所以,如果袁宫保不去南京,就定都北京,革命党又不会干。”

金善卿说:“定都在哪里,跟下边的人关系不甚大,关系大的,是在新政府里能否有自己的人,能不能有个位子。”打左莲舫这种人,得从他最软弱的地方入手。

“这话不假,但要找那么个靠山并不容易,一是要有关系,二是要有钱打点。难呐!”谈到自己的前程,左莲舫大起身世之感。

“您在京城这么多年,老师、同年一大帮,找个好门路应该没有问题。时下政权更迭,正是用人之际。晚辈没有功名在身,要不,也要进京活动活动。”

“要搁在早两年,你这是行里话。但如今不同了,什么是民国,民国就是改朝换代,老人没有用了,一朝君子一朝臣。如今时新人物吃香,特别是前几年经济特科的洋进士,再有就是新近回国的留学生。这一批人,根

本就不是官场中人,全无谦和容让之德,哪有好处往哪钻,为升官发财,可以不顾纲常。与他们去争位置,小看我了。”

金善卿听出来,其实他内心里热衷得很,只是苦于没有门路和办法,再加上舍不得花钱。

“假如花点钱运动运动,或许能成事呢?”

“不是很好办。”左莲舫嘴上很不起劲,眼睛却亮了。

“看来就是一个钱字了。假如您要运动回任,大约得多少银子?”“如今一切都还没有定规,还真不好说。要想运动运动,也得等袁宫保正式登基前,才能有准谱。怎么也得一两个月以后。”左莲舫已经从榻上坐了起来,二目灼灼,紧盯着金善卿。金善卿也坐了起来,很郑重地说:“莲公,今天咱们刚见面,我要是说拿出银子来什么的,也不大像话,再说我也没有这么多银子。不过,我做的这门生意,跟有钱人打交道多,也许一两个月后,仗不打了,银根松动,我能帮您拆借来一笔银子。但话先说下,事情办不成,您别埋怨我,要办成了,您也别谢我,谁让咱爷俩有缘呢?”

“拜托,拜托。若能成功,那便是天大的恩义。”左莲舫激动得很,就差给金善卿作揖。

“顺便问一句,您跟巡警道的帮办杨义德熟么?”到了先下点毛毛雨的时候了,他很小,不让话头来得突兀。

“场面上的交情,他倒是对我敬重得很,三节两寿,短不了一份常礼。您有事?”左莲舫也发现了个中相互利用的味道。

“在下很想结交这位袁宫保眼中的能员,顺便捞个人出来。”咬咬牙,金善卿还是道出了来意,同时对自己很不满意。

顾忱的真实身份被揭穿了



韦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距北京六百公里处,有一宝地,土地价值2.5亿,利润近3亿。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来自顾忱。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想拿项目,无异于“空手套白狼”!于是乎,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人人有目标,个个不满足,好一道饕餮大餐,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上期回顾

土地证的事情顺利解决后,但坏事一件接一件地来,先是国家再次出台禁令:严查在未获得预售证前销售房子,同时不得提前办理预售证,高层建筑必须在结构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后才能办理。第一城的施工进度不得不缓下来,而且第一城的销售并没有预期的好。接着申筇寅突访安津,要在这里开发房地产,并且提出均价只要两千。第一城不得不降价。

商战小说

真相被揭露

商业房在一周内售罄,给第一城换回来近三千万元的销售额,加上账上现有的两千多万,一共是五千万。而年前,只要有六千五百万就能按照合同支付给孙大盛。而孙大盛,也正等着这笔钱过年。顾忱保证春节前一定给自己拿回来六千五百万,孙大盛总算稍稍放下心来,这点钱只能够摆平材料商和施工队的围追堵截,让自己能安心过个清静年。

晴晴消失后,孙大盛倒庆幸只用十万块钱就摆脱了这个贱女人,迅速把她抛在脑后。可晴晴,怎么能忘掉孙大盛呢?

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位市民突然在自己的自行车篓里发现一张粗糙的黑白的复印传单,一行醒目的标题:“揭秘第一城‘大老板’的真相!”

底下两行小字:“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打着北京白石集团旗号的第一城,其实名不副实。它的真正老板,是一个包工头和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他们打着白石集团旗号招摇撞骗开发第一城,现在他们的资金链已经断了,买到第一城的人,一定会后悔!”还有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孙大盛坐在自己破旧办公室里的照片,第二张是孙大盛低矮平房的外景,墙上挂着一块牌子:“北京大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旁边是他那辆宝马车;第三张是站在顾忱公司大门外拍的照片,很明显,谁都能看出来这不是一家大公司,更不是白石集团;第四张竟然是孙大盛穿着身体在一个女人身上的照片,孙大盛呈正面,很显然,摄影师,就是他身下这位女士!第五张更绝,竟然

是孙大盛和倪枫在一起的裸照,这好像是孙大盛用自己的手机对准两人拍的!旁边一行小字注释:“这个女人,就是孙大盛到安津后勾搭上的贱女人,名叫倪枫,现在在第一城售楼处当销售经理。”

这样的传单差不多覆盖了几个小区,消息迅速传到顾忱耳中,正在为今天售楼处人流骤然增多而感到高兴的他眼前一黑,险些背过去……

远在六百公里外的孙大盛刚挂断倪枫的哭诉电话,就收到顾忱传真过来的传单,看着那张自己用手机拍下来的自己和倪枫的艳照,孙大盛倒吸一口凉气,晴晴这贱人竟不知何时从自己手机里拷走了照片,这些艳照,还有很多!

出了这事,第一城的来客数量骤然上升。前来的人中,三分之一是想看看艳照门的女主角到底啥样。三分之一的人家是听说此消息后抱着好奇心心态来第一城一看究竟的。另三分之一,却是来要求退房的!

销售员们有气无力地接待着“客户”,第一城的销售经理成为艳照门的女主角一炮走红,谁也感到没面子,面对退房客户的质疑,要面子的销售员无法忍受,一上午便有三人提出辞职。顾忱一一亲自挽留了他们。

顾忱在大门内贴了一张澄清公告,声明传单上的内容纯属造谣,第一城已经向警方报案追查散布谣言者,请大家勿要听信,第一城仍将按计划开发建设。至于艳照事件为个人私事,男主人公是施工单位人员,并非第一城股东,因此与第一城无关。

刚布置完这些,老夫子带着董改来了,两人脸色都很难看。“顾忱。”老夫子头一次直

呼其名,“此事造成的影响,你要负完全责任。”

顾忱有些恼,“现在不是咱们自己吵架的时候,而是共同对外消除影响的时候。出了事我也很意外,但我要声明两点,一、关于白石集团的事,我会让白石集团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二、孙大盛的事,与我无关。再说,倪枫也是劳总你亲自派来的,你应该去找她才是。”

听顾忱说完,本想兴师问罪的老夫子倒也不说什么,只是让顾忱负责请白石集团尽快出个书面声明,消除市场对第一城真实背景的疑虑。

顾忱一一同意。把老夫子打发走,顾忱给白崇洗打电话,白崇洗却一口回绝了顾忱的请求,说咱们有言在先,我只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让你使用白石集团的名义,但仅仅是名义而已,不会落在任何纸面上。这件事我不能帮你澄清,而且我要先告诉你,如果事态得不到控制,如果发生任何可能有损于白石集团的事情,我会发表声明宣布第一城的确跟我白崇洗没关系,所有一切后果,你要自己兜着!

白崇洗态度很坚决,根本不由顾忱分说。

放下电话,顾忱知道白崇洗是对的,任何时候,白崇洗都不会拿出白石集团替自己背黑锅。第一城的事情,必须靠自己来解决。所幸这件事影响有限,只要不动声色冷处理,施工进度正常,市场对第一城的疑虑自然会慢慢消散。

但,顾忱还是过于乐观。他忽然发现自己在安津没有朋友了,以往熟悉的刘连晋、贾晓阳等人突然间陌生起来,除去正常的公事公办,几乎连多余话都不想和顾忱说一句。顾忱知道

这个时候自己和孙大盛的真实身份一定已经在安津的小圈子里成为谈资,贾晓阳是把自己引进来的人,刘连晋更是自己的铁哥们,这个时候,他们俩身上的压力一定格外大,唯恐与自己再扯上什么关联,至于顾忱的身份是真是假,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顾忱给身边的朋友们,带来了危险。

孙大盛被抓了

顾忱忽然间好寂寞。要不是每天有申扬用电话和网络陪着自己,落寞到极点的顾忱,恨不得离开安津回到北京。为什么人只有到失意时,才会发现有一个避风港湾是多么重要。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持续晴天使积雪不见踪影,只是气温逐渐走低越发寒冷。传单事件过去一个多月了,并没有发生更多的事情,顾忱以白崇洗出国无法联系为由搪塞老夫子,老夫子也明白有时候不说话更好,也不再催促顾忱。每过去一天,记忆就似乎被遗忘一层,一个月后,似乎一切都过去了,如同那场风雪到了现在,哪里还有它的一点影子呢?

事件后第三天,孙大盛突然悄悄来了一趟。顾忱问他晴晴是否已经摆平。孙大盛神秘地说正在处理,让顾忱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发生相同事件了。顾忱放下心来,按照施工合同将工程款支付给孙大盛,下个月到春节前,只要再向他支付一千五百万就算度过了第一城最难的时候。

支付给孙大盛工程款后,账上已经没什么钱,面对春节前一千五百万的压力,唯一的渠道只有销售。

经过这几个月的洗礼磨砺,顾忱早没有了已经过去的

那个春天的自信与激情,两个亿的梦想虽然还在脑子里,但悄然间顾忱的目标已经降低,没有两个亿,一个亿也成,或者,五千万,甚至,只要能收回自己投下去那两千万,未尝也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顾忱感觉自己像坐上了一趟过山车,在经过高点时那动人心魄的一刻后,唯一的愿望,只剩下能平安地停下来落在地面。

但,顾忱很快明白,一个从一开始就朝向不该去方向而去的过山车,平安落地,是多么的虚幻和不切实际。

孙大盛被抓的消息是顾忱在账面数字重新上升到五百万这天得到的。

顾忱却不信。昨天下午孙大盛还打电话催过自己钱,还说春节请顾忱和申扬出去转一圈散散心,怎么可能就出事呢?

顾忱忙给孙大盛打电话,却关机。问他司机,说老板昨晚指挥工人围堵了甲方售楼处不放一个人出入,倒是有两个派出所的警员来找,但孙大盛笑嘻嘻说工人是自发的,跟自己有啥关系。于是最后甲方老板只好从外赶过来请孙大盛喝酒,在酒桌上答应给钱,喝完酒后去唱歌,把孙大盛送回家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孙大盛专门交代第二天等自己电话再去接他。

放下电话,顾忱笑着说:“果然是谣传,孙大盛一定是睡懒觉呢。”

但下午,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传到顾忱耳中:孙大盛已经被安津警方押回来了,有人看见他戴着手铐!再问司机,司机的手机也关机。顾忱感觉不妙,立即托人打探,终于在深夜得到了确切消息,被警方押回的,正是孙大盛!罪名是:雇凶杀人!